



小小说选

山西日报社 編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小 小 說 選

山西日报社編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1959年·太原

關於“小小說”

小小說，是短篇里的短篇。它短小，只有一、二千字，三、四千字；它是小說，而不是通訊报导或其它。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小小說里也要有独创的主題思想，有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。（当然，写小小說可以风格多样：它或者只刻画一个人；描繪一种动人的情景；抒写一种詩意的气氛；闡明一种哲理性的思想。）

长篇小說时代的紀念碑，它給我們展示出来的，常常是整整一个时代，或者是时代的一个片断。在长篇小說里，故事尽可以在較长的時間內和較大的空間里进行。但是一个短篇小說，就沒有这个方便了。根据許多短篇小說大师的經驗，短篇小說應該“取材于生活的片断，而这一片断不但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的問題，并且由此一片断联想到其他的生活問題，引起了反复的深思”（矛盾）这就是短篇小說的艺术特色，也是短篇小說对于社会生活的特殊責任。看过契诃夫短篇小說的，都能想起那个謹小慎微、充滿了奴性的切尔維亞科夫；那个专橫的普里希別叶夫中士；那个受着生活摧殘的可怜的小万卡……这許多个画面联系起来，构成了沙皇俄罗斯罪恶統治的殘酷图景。因此，短篇小說不比长篇小說的现实意义更小，写起来也不一定比长篇小說更容易。

由于短篇小說要取材于生活片断这个特征，就要求短篇小說作者对时代的研究更認真，对生活的理解更深刻；对现实的感受更敏銳，能够一眼看見新事物的萌芽，能够从小鱗

头上看到时代的光泽。本书中第一篇小小說“广播員”，只有千把字，反映的是故西铁路工地上的一個小插曲，只有两个主要人物，而这两个人物，也并非什么英雄模范。但作者从普通劳动者的身上，却发现了那样光輝的品德，那样高尚的风格。他們的身上，焕发着时代新人的光彩。通篇小說，都充滿了建設者的激情。許多描写，給人以火辣辣的感觉。写小小說，就是要抓住这生活中的一點一滴，即小見大，給讀者打开生活的窗戶，让讀者看見这五彩斑斕的社会主义新世界。應該指出，并不是所有的一點一滴，都可以作短篇小說的題材，而必須擷取生活中最閃光的一滴，写起来才有丰富的內涵，使讀者讀起来意味盎然，余味无穷，看得更深，想得更远。

可是，許多作者还不善于抓住这閃光的生活片断，沒有自己独特的观察与感受。因此，一写就是“拾金不昧”呀，“剛結婚就上地”呀，“冒着生命搶險”呀，等等。这些生活片断，开始被人描写时，是新鮮的、动人的，但写得太多，又沒有自己的新鮮感受，就不好了。“創作”，“創作”，总得有自己的独特发现才好。另外一种情况是，不注意文学艺术的特征，写英雄，只写他的模范事迹，看不到活的形象，看不到心灵深处的活动，看不到新旧生活的交鋒；写一件事情，只有枯燥的敘述，沒有浓郁的生活气息。这类材料無論有多大的典型性，也不能从艺术上打动人心。还有一种情况是，虽然抓住了新鮮生活，但抓的不深不透，写的不够淋漓尽致，往往象閃电一样，刚看見一絲銀光，就消失了。如，有一篇稿子，描写一位老太太走亲戚，到亲戚那里坐臥不安，只怕超过了社里的假期，影响了社里打井工作。这是一个很好的片断。你想：过去的农民，哪有什么“組織

觀念”呀。我們有時回家去，老人總是讓你多住幾天。可是現在呢，連她們自己也怕耽誤假期了，這難道不是精神生活的躍進嗎？可是這位作者卻寫得很粗。短短篇，看來短，不容許浪費筆墨，該省略的，就要一筆代過；但該詳盡的，卻不能吝嗇筆墨，要把他們的心灵世界打開，把他們微妙的內心活動，矛盾沖突，寫它個痛痛快快。

前面說過，小小說不是散文、通訊，它主要地應該寫人，寫社會主義時代的新人。老舍先生說：“社會主義的人具有特殊的空前的光彩。我們的事可貴，人更可貴。”寫小小說，不大有慢條斯理刻劃人物的機會，它最好通過故事的發展，逐漸顯示人物的性格。小小說篇幅有限，因此不能寫得太松散，從故事一開始，就要緊緊地抓住讀者，為了這樣，必須有引人入勝的結構，開頭要開得好；情節的提煉要緊湊，最好限制在比較小的時間和空間內。只有這樣，才能吸引讀者讀下去。本書中的“耙”就較好：老五叔在院裏晒好麥子，向社里撒了個謊，到自留地去了。中午，來了傾盆大雨，老五叔急着回家收麥子。到半路上，被耙絆倒了，他摔開耙就走，到了家裏，看見麥子已被社裏的人收回了，他感激莫名，連忙回路上找耙，又看見一個少先隊員已經把耙拾起，並且批評了不愛護公共財物的人，這使老五叔又受感動。回到家後，又知道這耙是富裕中農老三扔到路上的，他再次受到教育；最後，他把自己的耙拿出來給社裏用了。這篇文章只千餘字，但卻有複雜的結構，細致的心理刻畫，很是難得。

小小說，篇幅小，寫的快，反映現實迅速。寫小小說，還容易養成一種節省筆墨、簡短精煉的文風。當然，寫長篇也不能羅嗦，但小小說卻更無浪費的容身之地。老舍先生

說：“写的多不易字字珠玉，写的少易于精益求精……。知道的多而写得少，易于控制。善于控制是艺术本领。知道的少而写得多，必然东拉西扯。前者简炼充实，言之有物；后者虚张声势，空洞技冗。”这些话，都是老艺术家的经验之谈，很值得青年作者参考。

这本小小說集，是从山西日报副刊去年发表的作品中选出来的。文章都不长，一千字至三千字，但却都反映出了我們这个大时代的一个片断。分散看来，也許给人以点点滴滴的感觉，但統覽一遍，却也能构成长卷画册。小小說是一个新兴的体裁，它是应时而生的。我們相信，这个具有茁壮的生命力的体裁，一定会获得长足的发展。

編 者

目 录

关于小小說	編 者
广播員	戈 夫 (1)
耙	笑 天 (5)
一付棺材板	苏家棟 (8)
舅父們	学 文 (12)
白桂英和段小凤	陈福同 (16)
車过黃泥灣	义 夫 (22)
在公共汽車上	草 樵 (26)
“接亲”記	楊茂林 (29)
李师傅买魚	紅 茵 (32)
紧大夫	賈炳智 (35)
老學員袁大媽	雪 膺 (38)
疙瘩解开了	吳 昊 (41)
一对老状元	吳 昊 (44)
列車上的呼声	潘 励 (48)
元帅升帳的消息	白 帆 (52)
秀英媽	刘爱都 (55)
一件羊皮袄	張 恆 (59)
四两煤油的問題	肖 木 (62)
老两口	新 辛 (64)
星期六的晚餐	金 笙 (67)
决 裂	金 笙 (70)

广 播 員

馬厂鐵路指揮部 戈 夫

为了使故西鐵路早日全綫通車，在未来的馬厂火車站，有几千民工筑路。工地上，白天人山人海，夜間遍地灯火，真是熱鬧。

“……广播完了，同志們再会。”

“糟糕！”一个用綑帶挂着左臂的青年民工帶着一种急躁和不滿的神气說：“我非給广播員貼一张大字报不可！”

“你怎么啦，虎則？”大矛担着滿筐土走来正听到这句话，他放下籬筐，擦着脸上的汗水問道。

“不怎么样。就是对广播員有意見！”虎則沒好气地回答。

“你是来修路的，人家是广播員，你又認不得人家，有什么意見呀！怪不得找不到个好对象，連听到姑娘說話都有意見啦”。跟前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你不了解情况，就别乱发言！”虎則紅着脸說。气更大了。

其实，虎則为什么对广播員有意見，不少人都知道。

那还是一礼拜前的一天。下午，虎則修理鏤头，不小心把手腕碰在鏤头上，割了一道口子，血流不止。正在着急，卫生員来了。这是个漂亮的姑娘。在冻得象苹果似的圓脸上，长着一对黑亮的大眼睛，睫毛长长的。她穿着一件褪了

色的藍棉外套，再配上一條粉紅色的圍巾，格外秀氣。她熟練地解下掛在左肩上的藥箱，細心地給虎則敷了藥，包紮好，又給了兩包止痛藥，服務態度好極了。虎則正要回宿舍，她追上來，要把毛圍巾給虎則的傷口包上。一個說怕弄脏了圍巾，一個說怕凍壞了傷口，兩人推託了半天，圍巾還是託虎則包回來了。虎則有心問一問她叫個啥名，也好送還她圍巾。誰知她笑了笑，把烏黑的辮子一甩，向南邊工地跑去了。

那天黑夜，虎則怎也睡不着。他忽然想到工地上的大喇叭，高興的差點笑出聲來。

第二天一早，他就寫好一篇表揚女衛生員的稿子。文中說：

來這修鐵路，情緒特別高，
怨我不小心，手腕碰破了。
流血又疼痛，真想哭嚎啕，
來了衛生員，趕緊包紮好；
給了止痛藥，又把圍巾包。
感激心情急，不知說啥好，
想問她姓名，她却跑掉了。
圍巾留我手，怎么歸還好，
寫篇廣播稿，大家都聽到。
誰知她叫啥，快告我知道。
姑娘動人事，不能埋沒掉。

王虎則

11月25日

虎則是個勞動慣了的小伙子，即便有點小病也不願呆在家里，工地的勞動場面是那樣吸引人，想託他一人在家是不

成的。他每天随大伙一起上工、下工，一来不悶的慌，二来也能听到广播他写的那篇稿子。

在工地上，虎則不能动手，却有一张巧咀。他一会領唱喊夯歌，一会用广播筒表揚这个那个。原来每人每天平均完成三方半土方，这两天突增到四方半以上。这里面，誰也不否認有虎則的一份功劳。

女卫生員每次来給虎則換药，虎則总想再問一問她究竟叫个啥名，可是話一出口就变成：“就快好了，怨我……”他想把围巾还給她，又为上面已經染上的鮮血不好出手。他覺得，对她說一千个好也沒用，只要那篇稿子播出去，他感激的心就会平靜下来。

喇叭又响了。虎則用心听着，他想：“这可能就要广播我写的稿子了”。

“同志們，現在要向大家介紹一位重伤不下火綫，积极主动做工地宣传鼓动工作的王虎則同志……”

“唉！”虎則听了不耐煩的說“我有什么值得表揚的，那位姑娘才真該好好表揚表揚哩。”

今天，虎則的伤口已經快痊愈了，可他写的稿子還沒广播出来，他真忍不住了。下工号一响，他便一溜烟地搶先跑回宿舍，真的写了一张大字报。大矛回来一看，抓起来就念出声来：

叫声广播員，你可真难纏，
稿子到你手，为啥不給念？
表揚卫生員，情理都当然，
是你不乐意，忌妒在心間。
她好就是好，大家都称贊，
同是女同志，你可差的远。

不等大矛念完，虎則早急了，一把搶過手來就向用席子搭的廣播室跑去。

虎則只顧往前走，差點和正要出門的小琴撞上滿懷。

“是你，干嗎這樣急？”

“啊？嘿！”虎則不好意思起來“我來給廣播員貼張大字報。”

小琴不知出了什麼事，臉“刷”地紅到耳朵根。“很好，我歡迎。”

“你不是衛生員嗎？”虎則不那么氣呼呼的了。

“可廣播員也是我呀！”

“啊”！虎則把大字報揉成一團，緊緊握在手里。

耙

笑 天

吃过晌午飯，老五叔向生产队长說了一个謊，說是閨女要生儿子，得送几个鸡蛋，就溜到自己的自留地去了。晒在院里的麦子他也沒收起来，因为天是晴着的。

到地里，他細心地整理他种的菜，思謀着卖掉能賺多少錢……

可是，当太阳只剩一杆子高的时候，忽然从西山后面滚上来一块黑云，一道刺眼的电光在天空急剧地画了一下，紧接着就是一声炸耳的雷声。

这时，老五叔急坏了，他年前死了妻子，現在是个单身汉，他耽心自己院里晒着的麦子，希望雨会轉过去。可是，眨眼的功夫，西风已把那块恶云吹到自己的头顶，而且还在西山脚下，下起好大的雨柱；并慢慢向这边移呢！

雨眼看要来了，地里的人有点慌乱。老五叔更是着急，他顧不得拾起那頂被风刮走的草帽，就扛着鋤，追贼似的往家內直跑。

銅錢大的雨点，打在庄稼叶上发出刺耳的响声，老五叔覺得就象打在他的心上，紧接着瓢泼似的雨，“嘩嘩嘩”地下起来！道路滑起来了，老五叔急得掄着两只胳膊，一滑一溜地往前跑，雨打得他連气都喘不过来。

忽然，老五叔的脚被一件东西絆住，跌倒了，他一瞅，才發現是个耙。急雨已将耙上的泥土冲洗淨了，木头条紋显明地露了出来，是一个嶄新的耙。老五叔覺着有点可惜；但

是他一想到麦子还被雨淋着，便猛地爬起来，生气似的在耙上踏了一脚，只听得“崩”一声，一个耙齿被踏坏了。他嘴哩咕嘟着：“真缺德！怎么放在路上？”于是又一滑一溜的往前跑去！

到了家，院内的麦子已不见了，生产队长和几个社员立在他的房檐下，见他回来了，热情地问：“五叔，怎么才回来！”紧接着生产队长又带着责备的口气说：“看闺女，也不收了麦子！险些被水冲走。”老五叔说不出一句话，不知怎么，他眼内蒙上了泪水，痴愣愣地立在院内不动了。

社员和生产队长，都有点奇怪。“五叔，快进房子去换件衣服，小心淋病了。”

这句诚恳的话，是多么暖心呀！可是老五叔听着就象挨棍子。忽然，他转身就向外跑，社员和生产队长更是奇怪，在后面喊他：“老五叔——你怎么啦！”

他没应声，急剧地跑着，在大雨内滑倒了，又爬起来……

当他跑到放耙的地方，耙却不见了，他有点奇怪，正在这时，从哪儿传来一声清脆的声音：

“大伯！避避雨。”

他顺着声音跑过去，看见在一个高大的崖跟下，站着一个姑娘，那姑娘身边正放着耙。

老五叔上下打量那姑娘，一点也不认得，他有点奇怪，正要开口，那姑娘却先说了：

“大伯！你是找耙的？放在这儿。”

“啊！你是那村的？”老五叔非常感激。

“张庄！到大杨乡去开会。”姑娘说。紧接着又批评似的说：“你们社太不爱护财产了，看这样新的耙，淋在雨里

多可惜！”

老五叔听着那姑娘的話，慢慢地低下了头……那姑娘看出老五叔在难受，看了看天，便向老五叔告别：

“大伯，雨小了，我得赶快去开会！”

老五叔不知所措地“噢！噢！”点着头，那姑娘冲进雨内去了。老五叔看着她的细长身影，觉得她又是可爱，又是可敬。他一直目送那姑娘消失在茫茫的雨内，不见了，才往回走。

老五叔到了家，社員和生产队长一見他扛着耙，都有点感动。社員們都問：“队长，今天誰耙地？”

生产队长沉思着，想起今天是尧三耙地，便憤怒地向大家說：

“还不是一天說社不好、吵着要退社的富裕中农尧三！”社員們都別起了臉，沒吭声，心里都燃起了把憤怒的火。老五叔鑽進自己家內，在門頂上取下他前天拾的一个耙齿，正要往耙上按，却被社員夺过去了。大家劝他赶快換衣服，并关心地說：“小心病了。”

老五叔听着，只覺得心里热辣辣地，他連連說：“不怕！不怕！”

雨仍在“嘩嘩”地下。

一付棺材板

苏家栋

常来福大伯，从小就跟着爸爸学木匠，他那一身祖传的好手艺，南北三庄沒有不知道的。描云雕花，上房梁，安檩把，不論是粗活、細活，他都拿的起来。特别是作棺材，更是他的拿手好戏。过去有些穷人家里的老人去世了，叫来福大伯作棺材，本来材料不够，他也会想出各种办法給拼凑起来。

記得1943年日本鬼子还在的时候，他村上郭大麻子家里的老羊倌拴虎死了，大麻子不給买棺材，眼看着就得叫狗掏了！拴虎活着的时候人品很好，在村里給大麻子放了一輩子羊，沒跟誰紅过臉。他死了，大伙都說：“拴虎受了一輩子苦，临死連口棺材都沒混上，还鬧了个包卷席埋”。大伙都不忍心。村子里有七八个跟拴虎差不多的人，湊在一起，就到郭大麻子家里給拴虎求棺材。不管大伙怎么說，郭大麻子是王八吃秤砣——鉄心了，說什么也一毛不拔。把大伙的肚子气的鼓鼓的，也沒啥办法，大伙临出来，走到大麻子的外間屋里，来福大伯气呼呼的說：“咱們大伙誰也別抬拴虎，叫他臭在屋里，註他姓郭的往外背。”这話註大麻子听見了。他一想：不要說大伙真的不抬，就是晚抬一天，大五黃六月的，还不臭半条街？再說拴虎死了，还得雇羊倌，那

誰还敢來。大麻子想到這兒，他轉了念頭了。誰不知道郭大麻子，就是秤杆經過他手，都能掙下三把黑水來。有名的人奸子，他還能漏這個空。大麻子三更半夜就打着燈籠，找來福大伯來了。這個老奸巨滑的東西說的怪好聽的：什麼他不是不想給拴虎棺材，是怕立下規矩，村里有長工的主兒不是他一家，怕別人罵，他倒是不在乎一口棺材等等。最後他告訴來福大伯，他家草棚里有幾塊板子，給拴虎子作個“狗碰”（註）。第二天來福大伯一看，大麻子給的那幾塊板，上下不夠捻，有作幫的，沒作底的，有作底的，沒作幫的。再給大麻子要，他說：“沒有了”。來福大伯一賭氣把自家的屋門摘下來一扇，添上給拴虎作了一口棺材。直到現在來福大伯的屋門還是一扇新的，一扇舊的。

自從拴虎死了以後，村里關心來福大伯的人常跟他說：“老福：你是土埋多半截的人了，有今天沒明天。早早的給自己預備下口棺材，省得臨死的時候跟拴虎一樣”。來福大伯一想，也是，自個丟下五十奔六十了，光棍一個人。給別人作了一輩子棺材，到自己死的時候，再鬧個包卷席埋。真是一件喪心的事！可是在那個不殺窮人不富的社會里，來福大伯又有什么辦法呢？也只能象吃了一塊半生不熟消化不了的粘糕——陀在心裡。

解放以後，村里邊成立了農業合作社。來福大伯才慢慢的消化了他肚里的那塊粘糕。每年來福大伯在社里分的紅除了他的吃穿以外，還富余個百兒八十的。有那么兩年，城裡邊是逢三、六、九的大集，來福大伯逢集總要到市場上轉一趟，遇上有合適的棺材料，他就買上塊。日久天長了，人不知鬼不覺的，來福大伯就把他晚年的棺材料預備停當了。他覺得自個的身子骨還壯實，就沒作，幾年來一直象寶貝一樣

把板藏在炕席底下。每天睡在上面，比吃付順气丸还舒服。一有个下雨阴天，来福大伯在家没事，就揭开炕席，给他那付棺材板相面。有时拿出尺杆子量完这块量那块。有的时候还闭上一只眼睛给板子“吊线”，左吊，右吊，吊个没完。多亏这是几块木板子，要是几个大南瓜，早就被来福大伯摆弄熟了。

农业社合并成了人民公社，紧接着就大闹钢铁，村里边比正月十五的花灯会还热闹，大街小巷，院里门外，家家都有炼铁的小土炉。白天村子的上空，一团团的黑烟，遮天蔽日；夜晚红光连成一片，照红了半块天。男女老少，一簇簇的人群，都卷入在紧张忙碌的浪涛里。来福大伯就是这支浪涛里面的一朵最忙碌的浪花。他已经连轴转了三天三夜了。尽管手里的刨子再灵巧，锯再快，做出来的风箱和需要的风箱，还差有八竿子远。正在这要紧三关的时候。木料没了。来福大伯就更着急了。他跟党支部书记说，党支部书记也没有什么好办法，本来嘛，他是村里的木匠，谁家有什么材料他都清楚；村里已经炼了好几天了，把所有的那点干木料都生炉用了，现砍树吧，又是湿的，作风箱又不成。到县城去买吧，来回得两天，说不定有没有。来福大伯从党支部书记那里回来的路上，有好几个组都截着他要风箱，这就更给来福大伯火上浇油了。他回来蹲在大门道里，两眉之间的三根线条，都快撑成一股绳了。一句话也不说，直抽烟。其实熟悉他的人都知道，来福大伯有个毛病，他要心里有个解不开的疙瘩，你就别跟他说话了，说，他也不搭理你。这时候，他那烟袋就算倒霉了。他不光是一袋接一袋的吸，还得把他心里不如意的事，都搬到烟袋上，恨恨的往石头上磕，这几十年，光他磕坏了自己用荆条杆作的烟袋，要集中到一起，也能烧一顿